



李漢源

疫情肆虐下的東京奧運

在新冠疫情肆虐下，全球大部分行業都被迫停擺，而我們從事體育傳媒行業，亦不能倖免。

在這段日子中，所有體育項目都無法正常進行，沒有比賽、沒有活動代表著我們、沒有採訪報道，而體育評述員也暫停了評述的工作。如美國籃球NBA在本次疫情影響下損失了約15億美元，電視收視率斷崖式滑下，總決賽收視率比過往少50%；另外歐洲五大足球聯賽，也無一倖免遭到極大損失；另一邊廂，亦有一些體育活動損失「沒那麼」慘重：英國的溫布頓網球賽，運氣稍好為好些，從保險公司拿到一筆「賽事取消的賠償金」，可以說做到了某程度上的止蝕。

這項保險追溯到2003年「沙士」疫情爆發後開始，溫布頓網球賽購買了因類似「非典型肺炎」全球傳染病導致賽事取消風險，每年繳交高達大約160萬英鎊的保費，為的就是在這種全球均受重大影響的情況下可以平衡損失；終於在連續支付了多年保險費後，在不希望發生的情況下終於有「賠償」，從而避免了因疫情未能舉辦賽事的損失而陷入財務狀況危機，獲賠償1.49億美元，這情況亦於美國NCAA發生，獲保險賠償2.7億美元。面對賠償過億的巨額保金，保險公司顯然吃不消。根據一些媒體報道，現時很多保險公司已經打算自此以後不再提供「賽事取消」這項目的投保，畢竟真是人算不如天算。

再講東京奧運，媒體有報道，東京奧組委也早已購買了「賽事取消」保險，承保的是一家德國保險公司——慕尼黑再保險 (Munich Re Group)。如果東京奧運取消的話，保險公司需承擔5億美元的賠償金，雖然5億美元這數目不小，但對東京奧組委而言，也不過是杯水車薪，畢竟東京奧運會整體經費極為龐大，成本達到158.4億美元。雖然東京奧組委表示，決定了東京奧運一定會舉行，其替代方案是：除運動員外，盡可能減少工作人員、減少入場觀眾，有鑑於目前世界各地也有很多運動賽事進行，但不安排觀眾現場觀看，因此東京奧運甚至考慮閉門作賽，但如果沒有現場觀眾，門票收入會損失8億美元。

再說本屆東京奧運選手村，應該今年10月要將房屋交回所有業主，現要延期1年，補償給業主4,175戶的賠償金現還未定案；而日本本地廣告贊助商，到目前也只得12%願意繼續延長贊助合約。原先估計東京奧運會為日本帶來60萬海外遊客，會為東京帶來22.8億美元的經濟效益，而這筆收益現時看來也會成為泡影了。

東京奧運會明年2021年7月23日如能舉辦，這不僅成為史上最坎坷的奧運會，還會成為最昂貴的奧運會，但無論如何，也希望能夠如期舉行，更不希望它是下一個「賽事取消保險賠償」，而是貨真價實的東京奧運會。



連盈慧

不一樣的學習

傳自內地的兩段中小學生上課短片，很有點新鮮感，其一是原名賦思頭環也稱「腦環」的科技新儀器，類似孫悟空金鋼箍一樣的電子環，套在學生頭上，主要測試學生上課時是否專心聆聽，以便提醒學生集中注意力。

這個小小「腦環」價值不便宜，每具近三四千元人民幣，由家長購買還是學校提供則未可知。但是與腦部那麼貼切接觸的儀器，總未免引起有心人士對學生腦部的健康表示關注，就因為有過不同意見的爭議，目前內地已經暫停使用。

「腦環」由哈佛大學腦科博士韓璧丞發明，照理應有一定權威性，難怪第一時間吸引不少老師和家長，也因很多老師和家長「腦思」之後，由於未能對此環功能深切了解而放棄採用。

有這樣的敏感，就不免令人聯想到微波爐了。微波爐面世之初，由於分秒速食方便，吸引過不少家庭，可是享用過一段日子，直到1961年，美國科學家戈登登才發現即使微波爐的微波發射極其微弱，也會引發種種疾病，大家就恐慌了。

所以對任何科技新產品的使

用，真的不可掉以輕心，尤其關乎學生的健康，更有必要審慎。

韓璧丞希望媒體多了解腦電技術，不要對「腦環」過分妖魔化，可是我們尊重和信任科技發明家之餘，也得提防某些用心不良的國家，利用科技產品進行某些勾當，看硬銷萊克多巴胺豬的主子，便可證明媒體的顧慮也未必全屬陰謀論。

另一短片則十分有趣，上課期間正理頭功課中的中學生，鳴鐘一響，立即一一離座跟隨音樂節奏「打起功夫」，舒展筋骨約莫一分鐘後，鳴鐘再響，全體又立即自動依隨秩序回位繼續執筆理頭功課中。看學生們學習和活動時同樣精神奕奕，便知道這個教學方式除了提高學習興趣，對健康也有好處，男生女生全都骨肉均勻，不肥不瘦，沒香港學生那麼超磅呢！



同是上課，一動一靜。 作者供圖



呂書練

大學為誰而立

在全球化時代，說大學為誰而立，未免予人思想狹窄之感。大學本應是個開放的園地，打開校門為的是吸引來自各方的莘莘學子進來學習、交流、磋商，不但促進知識的更新，更通過研討、辯論令疑問得以釐清，未知得以明瞭。

然而，大學的學位、教席有限，誰能進來，自然需要經過一輪嚴格的篩選，作為名校，獲選中者固然幸運，尤其得到較高職位的人。香港大學作為香港歷史最悠久的高校，畢業生無數，更是社會精英，他們關心母校的發展和校政，是人之常情，但大學也是人事紛雜的地方，需要怎樣的人才，聘進來的人才如何發揮作用，不但考驗甄選者的眼光，也關乎大學的環境和氛圍是否能容納百川。

從過去多年紛爭不斷，像很多傳統老校乃至機構，香港大學顯然存在不少問題，尤其在政爭不斷、社會撕裂的情況下，大學也難以獨善其身，名聲遭人利用，校政自主權屢受挑戰，被推到風口浪尖。當中更引伸出「港大為誰而立」的問題。教育是百年樹人，有心作育英才的人，其眼光自然不會淺短和狹隘。然而，任何大學在創立之初都寄託著當年創辦人的心血、心願，由於資源有限，往往有特定的目標

宗旨和針對的對象。港大創辦時，香港只是英國在遠東的一個小小殖民地，英國人當年看中這個深水港，並不僅僅是香港本身，而是它背後的中華腹地。

作為殖民者，英國人的到來除了為了貿易獲利之外，自然想將自己以為是優越文化輸入。是故，港督盧押爵士 (Sir Frederick Lugard) 於1912年在港大奠基禮上就開宗明義地說「為中國而立」。當然，盧押設想中的港大只是一間位於香港的英國大學 (A British University in Hong Kong for China)，目的是向中國輸出英國文化，所以他本人極力反對用中文授課。

既然位於香港，港大當然也首先是為香港而立，但大學要發展和產生影響力，它的施教者和受教育對象就不可能只局限於小小的香港。所以，「港大為中國而立」——這句話並非今日「突然冒出」，作為回歸後的香港大學，就像建立於清末的清華大學，如今理所當然是「為中國而立」。

其實，無論是香港大學或清華大學都不必糾纏於「為誰而立」，既然要增加全球競爭力，促進文化全球交流，大學不但不需要「為中國而立」，更要為「亞洲乃至全球而立」，只是大學所處的地理位置令它在招聘和招收人才上有所側重。



方芳

從選舉看傳媒角色

朋友是美籍華人，返港辦事後有家歸不得，因為美國疫情太嚴重，家人不讓她回家，如今滯留在港。為了不錯過投票選總統，在港收到選票後，已即時郵遞返美，塵埃落定，她投票所選的拜登勝出了，總算得償所願。

朋友在美國生活了數十年了，是美國密歇根州的選民，當地少數族裔一直都不怎麼關心政治，朋友也不例外，什麼選舉都與她沾不上邊，但今次選總統卻讓他們全家投入了，正因為美國對中國的打壓，美籍華人不能置身事外。

美國選總統，本來與我們無關，但在「反華」問題上，香港的黃營曾得特朗普陣營發功，當特朗普敗選，他們如喪考妣；藍營雖不見喜歡拜登，但更不喜見特朗普，冷嘲熱諷志在發洩。本人倒覺得，諷刺特朗普的圖文，是沒有意義的，反正瘋人瘋語消失已指日可待。

但有論調說：「這時候不要去刺激特朗普，恐怕他遷怒中國，做出更激烈的事。」或許這就是某些國人的傳統特質，不好去惹事，多一事，不如少一事。本人對此並不認同，有些事情，並非是你不去惹它，它就不來。特朗普打擊別人狠下手了，刺激他又如何？只是我們不做沒有意義的事情而已。

倒是美國總統選舉，給我們認識了一種「新聞操守」，特朗普在沒有證據下指責「民主黨舞弊選票」，主流電視台中止了直播特朗普的記者招待會；社交媒體平台，在特朗普指責對手「嚴重欺詐」、「操控選票」的推文上，編輯又加上「事實核查」或「內容具爭議」的標籤，表面上，媒體對事實的責任和操守，好像得以體現；然而，又不難見到民主黨操弄媒體打擊特朗普的影子。

反觀香港的部分傳媒，在政治操弄下，連表面對事實的責任和操守都沒有，他們只會高呼「新聞自由」，只憑媒體的立場就自編自導，誤導讀者，實是可悲。



鍾情

走進人文紀念公園

這裏是一處安祥的所在。當我們從市區驅車50餘公里抵達山東人文紀念公園時，眼前的風景被一片迷濛山色所籠罩，如夢似幻，恍若仙境，令人沉醉其中。

山路蜿蜒騰挪，草木層巒疊嶂，剛一下車我就頓覺被山的臂彎環抱起來，就像被大地擁入懷的嬰孩一般，有一種說不出的舒暢和清新。深深吮吸一口空氣，沁着些許潮濕和甜潤。漫步在這三面環山的公園裏，我第一次找回台灣作家張曉風所說的那種被自然恩寵的溫暖感——「人行水中，忽然就有了花蕊的感覺，那種柔和的、生長着的花蕊，你感到自己的尊嚴和芬芳，你竟覺得自己就是張橫渠所說的『為天地立心』的那個人。不是天地需要我們去為之立心，而是由於天地的仁慈，他俯身將我們抱起，而且剛剛放在心坎的那個位置上。」

好山好水的地方必有故事。一路沿山勢上，撲面而來的清風，清風裏悅耳的鳥鳴，鳥鳴裏氤氳的花香，花香中地連天的思念，一直蔓延到我的心窩裏，緩緩聚攏成生命的感念。

山東人文紀念公園位於濟南市長清區孝里鎮，佔地千餘畝，南靠泰山，北望黃河，與大峰山相鄰。園內埋葬着很多開國將領、革命老兵、文藝名家等，其實，從墓區劃分的名稱上也能夠感受到這種精神文化魅力：軍人墓區為「紅星園」，知識分子為「文星園」，基督教墓為「錫安園」，傳統墓區為「泉水人家」，各有特色，氣韻風雅。

順着主幹道南行，我們瞻仰了一代京劇大師、襲派藝術傳人方榮翔老先生的雕像，設計師用影雕工藝雕刻出老先生出演《奇襲白虎團》團長的造型，旁邊的印度紅墓碑再現他上台出場的秀逸，穿越時空，好像把人們一下子帶回他心愛的舞台：他一出場，還未啟唇，台下就響起了雷鳴一般的掌聲，他的氣場就這樣擡起舞台，大師之風就這樣感染觀眾。只是，此時這裏愈發的寂靜，鐘靈湖畔，碧水輕

漾，隨風搖曳的草莖和小花變身觀眾，靜靜聆聽着老先生的靈魂清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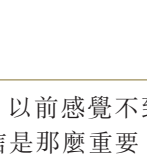
在辦公區域，只見工作人員手裏拎着一件翻毛領子的棉衣，一看就是多少年的老古董了。上前詢問得知，「這是我們從附近村民家裏徵集來的關於山東紅光化工廠的老物件，因為擱置時間太久了，太髒了，洗乾淨了，趁天氣好掛在室外曬一曬！」工作人員笑着解釋道。我這才明白過來，原來腳下的這片土地前身就是當年的山東紅光化工廠，與父輩同齡的那一代人對兵工廠和「小三線」並不陌生。

1970年，為了響應中央毛主席「要準備打仗」和「三線建設要抓緊」的指示精神，在全國部署新建一批軍工三線廠，國營山東紅光化工廠應運而生，軍工代號為國營第5805號。廣大建設者響應黨的號召，從城市廠礦企業紛至沓來，風餐露宿，披星戴月，用雙手在山溝溝裏創建起一家可生產1萬噸TNT炸藥、硫酸的軍工廠。因為這裏群山環抱，草木茂盛，且外側地勢雄偉，內中舒緩隱蔽，有多條便捷道路通行於山外。

上世紀八十年代初，根據統一要求，企業轉型產生山菊花牌味精和麥精露，改名為「濟南味精廠」，成為省內首家專營味精的國有企業。陳雲同志的夫人于若木曾親自到訪，提筆為味精廠題詞——「山中小社會，泉城大企業。」

路過山東老戰士紀念廣場，我駐足而立，目光拂過高高矗立的紀念碑，拂過解放戰爭山東兵員征北戰和英勇殺敵的巨大浮雕，落在了浮雕下方原國家軍委主席遲浩田將軍的手書墨跡——「山東老戰士紀念廣場」。我不禁激動萬分，內心澎湃一股滾燙的情愫，一種虔誠的敬意，一份濃稠的思念。廣場兩邊是以「軍」為單位的老戰士名單，我一眼認出了抗戰老兵袁永福爺爺的塑像，瞬間陷入長久的沉默。是敬畏、是緬懷、是對老英雄的深情仰望——他沒有離開，他就在我們中間。

四季輪迴，歲月無聲。多年後，這片神聖而偉大的土地上，建成一座人文紀念公園，是自然的美意，亦是生命的感召。或



小臻

民族自信

以前感覺不到民族自信是那麼重要，自從美國對華為、TikTok等中國企業採取一系列打壓行動後就明白，原來一個國家、一個民族的自信心絕對影響甚大。

美國對中國企業的打壓就完全來自對自己的國家沒有信心，他們指中國的華為手機有後門，危害美國國家安全；抖音會收集美國人的私隱，甚至影響國家安全，所以要禁止他們於美國存在。中國每個在美國求學的留學生都是間諜，是來偷東西的，真荒謬；出國留學就是來學習、交流的，否則幹嘛來留學？至於學習你們的知識、吸收你們的經驗卻讓你們硬說成是偷，那只是證明你們思想狹隘，已經被公開的東西，所有人都有權學習，再加以改良提升。實在不能完全理解以世界警察自居、自大的美國人怎麼突然那麼恐懼中國？一向自信心爆棚的美國人怎麼變得那麼缺乏自信？

也許特朗普團隊不過是找藉口搞中國吧？

國家安全是每個國家時刻在做的事，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獨特的方式自保，如果遇上強勁對手自己去想辦法破解，不可能大張旗鼓地告訴別人我要對付你了。而且明明中國領導人一直強調中國永不稱霸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，又何來花精神去破壞美國的國家安全？近年美國政客根本無認真了解中國、中華民族的特性，只是聽聽那些流亡海外的異

見分子的意見。幸好中國改革開放，不少美國人在中國做生意，生活在中國，他們最清楚情況，他們的腳沒有退回美國，證明中國不是歐美國家某些政客口中那麼可怕，什麼沒自由、隨時被抓的說法都是謊話。

大家都清楚目前是資訊爆炸的年代，通訊設備發達的年代，你認為仍有私隱可言？你們買電話，出埠入境其他國家和地區，指紋瞳孔辨識、在美國機場過關，整個人被照X光，呢喃又叫什麼私隱？所以當他們指在收集美國人的私人資料，侵犯美國人的私隱，你會笑爆嘴，你認為臉書 (Facebook)、推特 (Twitter) 又有收集用戶資料？而且用戶自願使用社交平台就不會怕私隱公開，用這種藉口根本當人傻瓜，侮辱人的智慧。在國際舞台上國家不能失自信，否則地位不保，人沒有自信也不可能成功，何況一個民族！中華民族要復興，民族自信不可或缺。



■ 特朗普言論惹人討厭。 美聯社